

鶴泉集序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文奉瀛撰

余嘗閱魏文帝與吳質書而悵然有感於友道云夫魏文之與陳徐應劉友也悲其長逝繼絕興懷乃寓書於質蓋弗忘故舊之意耳且曰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念昔遊猶在心目而賈涕汎瀾不能自己嗚呼此伯牙之琴竟絕絃於鍾子而山陽之笛爰感賦於向期也鶴泉集八卷故南京光祿少卿永嘉王公所著其友侍御斗城孫公之按河南也



之行何政職時一展玩如觀禪面而
君子曰鶴來于吾友也雅好古文辭為志力
靡輟寒暑卒以苦心遘疾年未及五十而歿
可痛悼令其遺文固在盍梓之以傳於是方伯
葵山鄭公會溪扈公乃枉駕敝廬屬有言以序
之余披覽浹旬則見其詩文諸體咸典則雅馴
情志深而弗詭於道藹然有德者之言也竊惟
人才之在天下必本諸時與地然亦賴夫鄉先
達之流風餘韻薰染漸摩而後可以名世

月興垂二百年

列聖石文德故江右有表振作才仙輩出而東嘉
之為郡也負山瞰海形勝聞於天下江海炳靈
鍾為彥括是故道德文章之士後先接踵不絕
于時具前著者若周恭叔鮑商霖劉元承元禮
皆走洛師程氏得其心傳而王忠文龜齡陳文
節君舉葉文定正則戴文端少望皆宗工鉅儒
也其所著梅溪止齋水心岷隱諸集海內攻文
者率樂誦之所謂巍然一世之望非邪語曰曾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鶴泉平生逢
景運復產獻邦而又有諸先達以為之倡三者備

矣宜其德器完粹而斐然成章也使天使之以
年則造詣將益深以遂問學將益充以大其所
著述當不止是惜乎凌雲之木摧于震雷千里
之車忽焉折軸豈非命哉余嘗慕古之人篤于
友誼者不以存亡異其心恤其家保其妻子刑
其文不使之湮沒其高風義槩天下仰之若吾
斗城公蓋其人也詎不可以立世軌邪鶴泉子
名健字偉純贈禮部尚書阮濱先生之子起家
戊戌進士永嘉之西山有飲鶴泉焉因取之以
爲別號遂以名其集云

嘉靖三十年五年太歲在丙辰冬十月之吉



矣宜其德器完粹而斐然成章也使天假之以
年則造詣將益深以遠問學將益充以大其所
著述當不止是情乎凌雲之木摧于震雷千里
之車忽焉折軸豈非命哉余嘗慕古之人篤于
友誼者不以存亡異其心恤其家保其妻子刊
其文不使之湮沒其高風義槩天下仰之若吾
斗城公蓋其人也詎不可以立世軌邪鶴泉子
名健字偉純贈禮部尚書旣濱先生之子起家
戊戌進士永嘉之西山有飲鶴泉焉因取之以
為別號遂以名其集云

嘉靖三十有五年太歲在丙辰冬十月之吉



讀鶴泉子集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參議高翔年長朝鳳

嗚呼此予友光祿少卿鶴泉王子之遺文也予何忍讀之而又何忍而不讀之鶴泉於予為莫逆交自少有文名每與予論古文辭儻儻手以史漢為的若詩則惟宗盛唐餘非所嚮往視當代作者自李空同何大復康對山徐迪功數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靳之年未見其止而所遺僅若斯然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御斗城孫子為刻諸洛中予愧心截焉而未暇者若夫風流蘊藉傾動一時即錐酸醜異視者罔不

一見醉心樂有薰滌則又論世者之所共屬也君子
曰斯文也其有德之言乎董學山峯阮公特進之鄉
賢聞者謂足以風世乃其伯子水部郎中白君則尤
獨儻有高詛詩若文率可傳人稱爲二難其二郎嘉
禎嘉祐又皆純純雅飭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
之有後云昔孔北海真虎賁於座右尚謂蔡中郎之
不亡矧珠玉纍纍出自胷臆者乎秋聲瑟瑟夜光溶
溶展卷兀坐爲之潸然出涕者久之

嘉靖己未秋八月

鶴泉王先生集敬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二谷山人侯一元撰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
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
余受官之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
生之集感而歛歛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執夫事未
有不竟於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
髫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宗伯旣濱翁有兩令子
長中白公雲蒸龍變季鶴泉公金相玉質后六年
則鶴泉公遂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試春官對

大廷咸上第而余未學亦獲茹連為同年小友時
從通家夫人縱譚六藝揚摧今古上下周秦漢魏
汪左李唐之際其意津津然嚮慕範圍之鶴泉公
故清臞日疲精於副墨洛誦之間靡間寒暑晝夜
其為人潔廉好脩就義則若渴避詬則若熱所交
一時名士盡傾人人稱鶴泉公有道長者也以故
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
嗟傷之夫士絕甘忍嗜怵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
欲附離青雲厠足藝文之囿聲施不朽哉而令轉
眄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公崛起海濱

不安末俗既博極古文又嘗獨好梁人空同先生
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空同
今之遷甫也迺今觀其述造溫醇整潔矩矱自命
既已軼駕空同追古作者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
有表著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由路蓋後
七年而值侍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敘傳之者又
梁人賢豪縉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
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公非獨
文也其行義脩然既有出於人蓋吾郡父子相繼
祀鄉賢者旣濱翁與鶴泉耳自餘蓋不多見而公

兩子賴祐文行彬彬嗣起益盛香陳之變
之夫沒而見稱盛而有傳故足貴也乃雕蟲篆刻
固大人餘事哉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丘墓巨卿
森感駐丹旆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
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厲世風不其邵乎因卒業
三歎而為之序是歲十二月二十日

刻王鶴泉集序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同邑王城孫昭撰

今之學士大夫曷嘗不貴夫吐辭潤世以彰述
信後也哉往往以情緯文鮮達其本君子無取
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胸中
空然無所得則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
雅工文辭興至即懸軛苦思終日不出戶雖甚
寒暑不廢其為儀制時薦紳中爭邀致其著作
至不能辭避自是雖有疾不廢蓋其性固有所
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為海內聞人雖然鶴泉

豈徒爲聞人者哉今其文具載集中篇各異處
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詭于聖人曾與子辯
論良知往復至再時時特新見其於陽明先
生之學多所發明其作爲詩歌音節瀏亮渾然
成一家言進之徐迪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達本
者非耶今其亡之七年子每悼念之不置數數
形于夢寐今刪次其集爲八卷屬方伯葵山鄭
君刻之刻成歸其本於乃嗣禎祐二子二子泣
再拜曰辱先生不寡于先人甚大惠也非先人

意將若之何子曰唯唯否否第藏之家塾以識
予不忘之忱仍以備史乘續吾甌乾淳之絕學
者采焉 時

嘉靖丙辰冬十一月

鶴泉集目錄

第一卷

表疏類

會議疏

請諭疏

九卿賀雨表

第二卷

序類

奉壽南屏翁八十詩序

奉壽封考功郎中思竹錢翁七十序

奉壽一品太夫人蕭母九十序

奉壽謝同年禹匯母太安人八十序



題履進樂律疏

九卿賀瑞禾表

擬守臣賀冬至表

奉壽洪太母余太夫人序

彭太宜人壽序

奉賀後谿張先生厥安人雙壽序

封君胡翁暨配孺人雙壽序

奉送涇野夫子北上考績序

送豐潤伯曹公歸養序

贈處郡伯岱埜張公考績序

奉送周石厓先生應召還朝序

賀節推少峯張先生受獎序

送郡博儲松泉先生歸序

送簿領吳侯之任沂州別駕序

贈別駕半山蔡公平寇序

送薛魏臺年兄之任武陟序

送吾厓王年兄令溧陽序

送別駕白湖金先生之任金齒序

送少川朱先生之任鳳陽序

送雙白陳子分教甌寧序

送林先生掌教汲庠序

泉石生涯卷序

錄海叟詩序

桐月詩冊序

第三卷 記序跋類

宗人府新增事宜記 瑞峯先生祠堂記

春菴子記 愛山子記

復斗城子

跋項節婦傳後

第四卷 碑志表狀祭文類

明故文林郎鳳陽縣尹少川先生墓碑

明知江西吉安府事進封中憲大夫蕩南朱

先生行狀

前南京大理寺卿李公神道碑銘

明故封翰林院檢討恭菴郭君合葬墓誌銘

明故貴州思南府照磨鄭公暨配陳孺人墓

表

明故中順大夫知開封府張公配崔恭人合

葬墓表

祭西玄老先生文

代五府祭楊都督文

代五府祭伏菴伯文

祭郡守郁水軒公文

祭朱翁文

祭楊太安人文

祭周二尹乃翁文

祭汪封君文

祭陳翁文

祭趙太夫人文

第五卷

古詩歌行類

代葉旗峯送蔣司訓之泗水

別王澄陽

贈舒省齋

還金爲楊翁作

呂梁篇

贈敬齋陳尹

過馮公嶺雜詩四首

秋夜集古句

李幼婦韓氏以死殉夫

西門別侯二谷

懷萱詩

贈川南朱翁

贈江臯彭子

贈太醫院判芳洲袁子

答季子

賦得玉女峯寄壽鄭安人有序

世講會分韻得操字 莊居雜詠

寄橫塘子

塘上行四解

風木遺恨五解

朱節婦栢舟所吟九解

海壇山圖歌寄贈王拱甫氏

奉送大司寇漁石唐公歸養歌

可竹歌贈同年朱華亭尊翁

芙蓉獻瑞歌奉贈趙邦伯公

茅溪歌

有序

送友至京

石津圖歌

龍畫歌

天目山人歌

白下秋日寄張東泉會月泉

愛亭余君壽歌

三溪行贈姜子

越江行贈閩林子

吉泉行併序

第六卷 五言律詩

遊觀音閣二首

江上

陳戚畹園亭宴集二首

挽郁公四首

有序

遊白塔寺二首

登城樓懷古

退朝閒居忽憶村庄翠環挹清二亭悵然接

筆

大將

俠客

退舍

送友

禁月

寺月

迢遞

寄中白兄

和温同年接本呈吳丹園司廳用原韻

別東華

夜思

上陵

病夜

送夏子之白下

部宿

寄吳南岡年兄

灘夜

與諸兄弟遊天柱寺舊基

贈淨社僧凝菴

台嶺

登江心寺塔

仙源莊

鄭文宅十月賞菊二首

遊金山寺二首

造鴻山公不遇遊園亭四首

上陵

春曹晚歸

署坐

瞻南郊與張尚寶甌江同作

送易臺山提學四川二首

送姪必大還和州兼報中白兄

從雲麓丈飲湖心寺 孝陵二首

遊報恩寺題舊主僧圓勝壁

夜雨有懷戴金峯 園畫

亭坐

病後獨到寓園

秋夜書懷

秋夜

送金子修

郊居

會中白兄

別建安尹陳石陽

秋夕二首

冬夜

借居郊莊四首

與甄冠山掌科茅鹿門司馬遊弘法寺

送豐潤伯歸養

壽白省吾尊翁

雙玉賀張尚寶連得二子

吳氏泉石冊

觀天台石梁題寺壁

題開元寺壁

遊江心寺

第七卷 七言律詩

莊居

秋夜

秋日得友人書

夜泊富陽江

憶昔

寄懷戴子

寄中白兄

九日登雨花臺東張草牕參軍

妙行寺雪暮

登拱辰樓

吳田庄二首

秋月臺眺

接駕

三伏

壽孫母二首

承恩寺寓

年來

送張相國姪伯勉歸

送駕上陵次玉田白山環山三同年韻

歲晚

送王東華歸省

遊天寧寺

春日長吟

壽崑山方矯亭師

送鴻山先生歸省

寄邵玉泉

海峯用南岡韻見懷次答一首

秋日書懷

上陵次韻

秋日寄懷王拱甫黃文振二友

出京

立春

邊報

吳城春夜

黎道遇雪暮投驛舍先寄戴子

辛震庄邀客七人宴西湖俞司空別墅薄暮

登舟

贈施少梅次方厓侍御韻

甌城懷古

吳田庄亭坐

秋思

觀石門瀑布

遊國清寺

訪桃源洞

城居夏日

樂清道中

遊巽山道院

武林聞鴻山先生北

有贈

舟夜

有客

聖節

別中白兄

雨後

晚舟

秋思

送鴻山先生之南京掌翰院

南禁城作

送朱靈公守郴州

壽聞人越望兄大父母

候朝

月夜次陳雙白韻

挽符嵩岩年兄尊翁

送南周年兄

張婁石夜過

奉和几山公夜集用韻四首

壽華亭丞陳梅澗及其內子七十

除夕

寄答姪必諧

奉寄南泉母舅

郊外曉行東茅鹿門司馬

遊鷄鳴寺

遊新興寺

宿新興寺雨晴登覽

過太平寺

西園宴集

東園邀飲

再懷金峯

秣陵書目

抱病

病起

武林留別金峯

奉送大冢宰西磐翁北上四首

奉平洲先生二首

送萬掌科擢山東少叅

醜宴金侍御周監副于寧陽侯第

賦得藥草送林子

冬至齋居次傳中丞壁間韻

第八卷 五七言絕句

雪後醉書酒館

舟中歌

爲胡翁賦月湖

夜投報恩寺

喜晴

白下入秋書懷

秋夜歌

題報恩寺壁

挽莞南翁

題風蘭

題葉子行蘆鴈八哥畫

雪夜題寺壁

周子號一澗請詩予因有感贈以絕句

送上海黃子

送吳方山

壽吳掌科尊翁

挽李白菴

白下卽事

暑竹

龍湫三絕

宿萬年寺

懺閣阻雨

題張氏石湖書舍

刺鶯

謝節婦

漫興

題淨光寺舊基桃樹

冬夜

贈秋泉徐子二首

寄從弟偉才

題湖南處士卷

半嶺禪堂值雨

題杏花圖

驚寐

不寐

味白湖贈金子

贈謝耕讀翁

秋思

小嶺紀行

味白湖贈金子

秋思

贈謝耕讀翁

小嶺紀行

>

王鶴泉集卷之一

永嘉王健著

元集

會議疏

會議得自古天下有不可犯者華夷之分也不可
紊者正變之統也不可泥者因革之理也察於數
者之間並行而不悖者仁義之術也迭用而不窮
者經權之法也此國家之所當推求而儒哲之所
嘗發明者也請以是證右給事中陳棐前後之奏
以議元主忽必烈應否之祀而求至當歸一之說
臣等竊觀古聖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貴中國而賤

夷狄尊中國而卑夷狄進中國而退夷狄戒蠻夷之猾夏稱戎狄之是膺嘉有道之守四夷奉奉於詩書春秋之際其爲限至明而爲防至嚴也至考其所謂夷狄者則吳楚徐越山戎赤狄之類彼胡元者視此數輩何如哉衣皮而飲酪無宮室彝倫而遠在朔漠不毛之地夷狄之最卑且賤也乃一旦聚犬羊之羣恣狼虎之毒以夷狄最卑賤之族而作中國最慘毒之禍此我中國禮義之民最所嘗憤盈者也故律之以聖人之法彼雖嘗據我帝王所立之地我固盜視焉而不以爲君以大分之

不可使犯也雖嘗襲我帝王所稱之號我固變視焉而不以爲正以大統之不可使紊也分不可使之犯統不可使之紊則我帝王所享之祀其可使之與耶蓋嘗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禮部尚書牛諒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令於京師立廟致祭初未嘗及元主也而廟制之中顧使廟帝王之末睿度淵衷已自可見無亦以惻隱之心姑暫存其歷年之血食而釐正之責猶有望於善繼善述之聖人乎累朝以來掌禮之臣時以凡祭有舉莫廢之義知

遵行享祀之故事而不知推原驅逐之初心故置而不復議議而不復行是非其理有未明乃其時固將有待也恭惟

皇上以聖神之資撫中興之運操制作之權諸凡禮制多所更定獨此胡君之祀尚仍國初之舊天道不能久容神明或以潛奪此建白之臣所以應時而發也伏觀明旨有曰且世孽每逐况幽本可畱耶此以見

皇上獨稟全智超然遠覽而非尋常之見所能萬一幾及者也夫夷狄之罪一也生者視爲禽獸逐

之於塞外而死者等爲帝王留之於廟中於情爲不協於禮爲不順甚非所以通幽明而絕本始之道也誠宜亟罷去之以作華夏之氣而慰帝王之靈故臣等僭謂

皇祖所以暫祀之者仁之行也用天下之權也

皇上所以宜去之者義之發也定天下之經也權者施於一時經者垂於萬世

聖祖神孫其心同其道同易地皆然此所謂因革之不可泥焉者也

皇上聖德謙虛雖高天下之見猶公天下之心

命臣等看議至于再三，是即古者謀及卿士之意也。臣等愚昧寡識，謹詳議博考，反覆推明，妄謂已得歸一，然豈有出。

聖見之外者哉。查得近年孔廟去從祀如仕胡朝吳澄、太廟去配祀如從胡教姚廣孝始者，以輔弼文學之臣建白，雖下廷議終賴宸斷。夫二事者則事體之在臣下者也。臣下且不能決之矣，乃今者之事識如明旨與臣下事體大不同者，臣下其能決之乎。且夫據已見而敷陳者，諫臣之分也。會群言而叅伍者，禮官之職也。觀會通以行。

典禮而自我作則者。

聖天子之事也。伏望

皇上發德音降

明詔早賜裁定，勅下施行。則臣

等幸甚。中國天下幸甚。再照陳裴奏中併請去元主陵祀及其臣木華黎等從祀，先該本部具題與前項同一事理，候奉有欽依另請定奪。今去

元主帝王廟祀，既該會議相同相應併去，無容別議。獨金城坊元主有廟，春秋順天府官致祭者，雖本官未經論去，亦合罷去之，爲便儻。特賜容留。則木華黎等五人似應送入此廟，使從其主。蓋去

其帝王並祀以昭 今日光明之典留其君臣同祀以存前日 寬裕之恩亦所謂仁義兼盡經權相濟之意然未敢以爲當也均乞

聖裁緣係憤切醜虜橫逆懇乞 震斷除胡邪正

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弘 聖作以

預消虜患及節奉 欽依禮部一併會議來說事

理謹題請 旨

題覆進樂律疏

題爲 進樂律效愚忠以圖補報事祠祭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典簿廳典簿李

文察奏

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古者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辦者其禮具其功大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和民物見天地之情通鬼神之德治道所急不容偏廢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之既定鼎也首命儒臣脩 大明集

禮而樂附焉其見於

聖諭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

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全智獨稟超然遠覽觀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將來何盛哉夫昔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遲之以爲不忠不恕之論况今

聖代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則夫禮樂之興其不在茲乎洪惟我

皇上紹統御極執中祿和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治功隆赫倫制全盡祀天地禋日月禮先農享宗廟諸凡禮制巍然煥然斯已昭一代之大

典垂萬古之宏規而廟樂猶有未備者則經之不傳而教之不崇所謂心達者求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故典之爲尤難也蓋嘗莊誦 御製

圜丘樂章天機流動道妙呈露仰窺

聖心之於樂有神會焉數年以來德化涵育風聲感召一二臣工稍稍能言其議嘗有奏請稽古樂以禪盛典者矣又有請復古樂以禪

聖政者矣然而其說猶畧今太常寺典簿文察復奏前因進古樂筌蹄青宮樂調等書卽所撰述較爲詳密 臣等看得其書生黃鍾術有補解者以取

聲也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有推明者以和調也
文武功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簫管鐘鏞之屬有
圖考者以正器也郊廟之樂做諸周宮朝之樂做
諸虞青宮之樂兼做虞周而用之皆據經考傳貫
穿戴籍法有得於往古論不詭於前賢庶幾哉能
用心之勤而聞樂之教矣但中間大報一節欲移
於冬至後九日使緣是改曆則置閏交節將至於
愆期不改曆則享祀受賀不容以失序均之未見
其可而其他亦或有泥而未融偏而難舉蓋以樂
之義既爲難知而氣之候亦未易考固不得以一

二之謬而并廢之也所據前項奏 進等書請下
太常寺等衙門取其用宜於世者選能歌舞童幼
肄習每季終赴本部按試以別勤惰臣等又查得
嘉靖十七年六月間先該本官奏 進樂記補說
補註等書該本部題奉 欽依委本官協同協律
郎咎義金司樂王重卿陳文鐸等官教習待聲律
和諧候氣應驗奏請另議擢用近該臣等面試粗
已可觀兼此撰述詳密亦見職業之脩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吏部并查年資應否擢用施
行外仍委照前教習使之益殫心力益弘職業則

所以考定中聲章宣和氣當更有進於此者而禮樂並隆此其會也再照本官條陳九事以發揮書中未盡之意雖未必盡當類如前議要之義在尊君志在華國相應一併議處謹具前件分別可否上請伏乞

聖裁緣係進樂律効愚忠以圖補報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博稽古樂以兼衆善臣考周禮所載周家之禮樂兼用乎前代之制如舞雲門以祀天神兼用

乎黃帝之樂也舞咸池以祭地祇兼用乎堯之樂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兼用乎禹之樂也舞大濩以享先妣兼用乎湯之樂也蓋樂各有所宜而兼用之乃能全盛故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臣伏

讀

太祖高皇帝諭禮臣曰近代樂流已久究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古人之意是知

太祖高皇帝當時拳拳以復古樂爲急而未及也今臣於昭代聖樂之外編撰古樂笙蹄九卷以備皇上兼用之盛伏望

聖明采擇則或損或益於二帝三王之樂皆莫大
大成矣

前件看得周禮載周家之禮樂兼用前代之制
大明集禮嘗述之樂篇矣本官所稱蓋出於此非
無所據依而漫言之也但 本朝祭天地社稷
宗廟制定雅樂用之幾二百年殆難遽變夫五
帝不相沿樂孔子亦曰樂則韶舞未聞必兼前
代也要之樂不必於兼不必於不兼惟其善美
焉已矣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與本寺官通知
音樂者議處如必兼前代乃為全盛即督令樂

童等另行演習如或不然姑與仍舊但務精熟
以候應用

二曰備全律呂以正樂器臣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禮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大哉

聖諭深得乎軒轅氏制律呂之本意故令協律郎
冷謙定合聲為黃鍾四聲為太簇商一聲為沽洗
角尺聲為林鍾徵工聲為南呂羽臣聽之與管子
之所謂宮如牛鳴窞中商如離群羊角如雉登木
以鳴疾以清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工如鳴鳥在樹

者脗合而無間矣不待飛灰積黍而天地之氣自
協惜當時禮臣未能擴充

聖祖五音之妙以成六律六呂之管故鐘縣磬縣
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閑置不用皆因律呂不全
七音之外無以正之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况非師曠舍律呂其何以正五音
耶臣今依

太祖高皇帝所定合聲為律呂之原聲約為九寸
廣二分由是損益相生以成律呂之正管者十二
又倍九為十八倍三為六以為律呂倍數之管者

亦十二合正管與倍管而對吹之其聲中和純粹
可用以正五音以和鐘磬以制笙簫實

太祖高皇帝所定全聲非臣之愚所敢妄作伏望
皇上勅下太常寺收貯凡有遇制八音用以和之
則樂器之音皆得其正矣

前件看得鍾縣磬縣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閒
置不用皆因律呂不全無以正之斯弊之來已
久自秦而下旋宮不用歷代所存黃鐘之宮一
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
鍾唐太宗時祖孝孫張文收周世宗時王朴一

再嘗正之在懸之器才無啞者自後因循旋復壞缺今本官能依

太祖高皇帝命冷謙所定合聲爲正管倍管而對吹之使全聲之盛復見明時似爲有見合候

命下行令太常寺官收貯凡有遇制八音取以和之不得視爲虛器不見實用

三曰攢轆五音以備 育德 臣考虞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則知 東宮不可以無樂也 東宮之樂

與郊廟 朝廷之樂小有不同不可不辨而用之

也蓋 大君至尊樂以黃鍾爲主 皇太子次尊

樂以太簇爲主取黃鍾爲十二律之父而太簇爲

黃鍾之長子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

羽爲物有君斯有臣有臣斯有民有民斯有事有

事斯有物故大君之樂全用宮徵商羽角以著百

官分職治民理事備物之義也 宮僚之官皆統

於 大君而不敢專民則未治事則未興物則未

用故樂惟用本宮而商角徵羽之宮皆隱集於本

宮之內有其音而未底其宮所以尚德渾然在中

而未發以爲他日功業之本也 臣已備解在古樂

筌蹄第一卷中頗爲明白而可據矣 臣本此理此

數編撰三卷名爲皇明青宮樂調以備東宮之育德伏望

皇上采而用之則直溫中和之教日闡忠孝聰明之德日成而我

皇上之盛德大業悠久無疆天地而同流矣

前件看得有虞教胄子之樂曰律和聲又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未聞主於太簇者也 大君之樂以黃鍾爲主 皇太子之樂以太簇爲主斯言也始自本官發之然而緣察正音遂明大體雖不必出於古人似亦爲有見矣

但考之國朝之制朝會宴享皆用大樂而今者所進青宮樂調則雅樂也夫至尊次尊雖當有辨而大樂雅樂豈應有殊臣等竊以謂樂無分於大之與雅使詞正曲淡而節疏大乃所以爲雅矣此我朝所以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制作也昔子貢稱古之德音有曰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夫既至尊次尊有辨則已得制樂之本卽以大樂行之無不可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其斯之謂歟合候命下行委教坊演習備用

四曰預調琴瑟以足八音夫樂之有八音猶天地之有八風也缺一風天地無以成其化則知缺一音不能成樂也明矣况琴瑟聲清以合人聲故曰琴瑟以咏蓋古者堂上之樂以之今奏者以琴瑟爲虛器而少鼓雖鼓而少得其聲之正蓋因琴瑟久貯內藏臨祭而後領出其絃有朽多不可調瑟柱或因臨鼓而仆故鼓琴瑟者不求其聲之正惟不絕仆以免罪耳夫絃絕柱仆偶然失禮失之小者也琴瑟失音恃爲故習失之大者也豈可以其小而犯其大者乎伏望

皇上命各壇今後近祭之期預擇其絃之精緻新美者而蚤調之庶臨時可免絃絕柱仆之患偶或有之亦畧恕其罪而不盡究則司琴瑟者乃可盡其能而於絲屬爲備音矣

前件看得琴有大琴中琴小琴七絃琴瑟有大瑟中瑟小瑟次小瑟 大明集禮載之已備蓋皆堂上之樂取其聲之輕清與人聲相比本官所引琴瑟以詠是也周漢相承歌者在堂不設鍾鼓宮架在庭不設琴瑟亦猶有虞之遺制也而八音之不可無琴瑟舊矣故我朝尚之比

年貯久而絃腐而柱仆而但求免罪不復求差之正其弊蓋常相因本官習見既久故言之詳悉其用心亦謂勤矣合候 命下行令神樂觀今後各壇近祭之期務要精擇新絃預先調習如有仍前因循以致誤事者聽本部參究

五曰備正鍾磬以節五音夫鍾磬所以節五音之上下猶兵家之金鼓所以示進退之方者也今各壇鍾磬其音多不正蓋因始鑄取音不明用之日久漸變其初則鍾磬不足以節五音惟憑歌工以爲高下其不合於律呂者蓋亦多矣且我 朝舊

制鍾磬各縣十六夫旣縣之則當均用之矣今雖有十六之數而取字之音惟七餘皆虛設而無字無音何以備大成之樂乎恐非舊制意也伏望 皇上若遇再造郊廟鍾磬悉當用律呂之管和之以全舊制十六之音則器備而調正矣

前件看得 大明集禮載鐘之屬有八磬之屬有三本官此論本爲編鍾編磬而發蓋小鐘小磬編而懸之其數十六各應律呂鄭康成所謂十六枚同在一簏謂之堵者也其始未嘗不欲均用而徒爲虛設也特樂工因循遂致取字之

音惟七餘皆無字無音誠非備樂但既未始用
則始鑄之時取音明否尚不可知今遽難議鑄
卽今議鑄鑄者之能亦遽難便得勝前始鑄人
也然本官亦曰若遇再造則固自遲疑之矣合
候 命下始令督率演習均用十六之數如果
不應律呂另行奏請定奪

六曰考復排簫以助簫籥夫排簫舊制十二管自
長而漸短以應十二律所以助乎簫籥之音者也
蓋簫籥各六竅中含十二音是一竅兼二音兼音
之中恐其難正故以排簫助之取排簫與簫籥皆

竹爲之故以竹助竹其音可正近年本寺前任卿
張鷟不知舊制之音取排簫而更造之狀如山峯
吹之全不成音所謂可觀而不可用有同兒戲今
當悉除其制復如 國初之舊亦以律呂之管和
之使排簫十二管之音皆正而簫籥乃有助也

前件看得排簫卽 大明集禮所載管簫蓋所
以助簫笛雖十二管而有正倍之數以應十二
律正倍之聲卽郭璞所稱二十四管無底而善
應者也 臣等嘗驗視太常寺舊藏者其制小本
官新造者其制大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

之筮則舊藏者已說爲筮而非管矣况新造者
取而吹之其音果有可聽似合古管簫之制合
候 命下令該寺今後作樂用此以助簫笛其
舊藏既不戒音置勿用

七曰致重塤箎以存質素夫塤箎二音最濁而最
細與笙簫並奏則壓於笙簫而難聞因其難聞故
吹之者多不求其音之正惟執虛器具數而已耳
殊不知難聞之中有真聞焉最濁最細之音有至
大至妙之理寓焉蓋簫遂得之而厚重古人以爲
質素之音夫音有質素而後有華美猶繪畫之事

後於素工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音雖濁細
其取義之大有如是然則作樂者寧可不致意於
斯二者乎伏望

皇上勅演樂之官今後演樂須演小成先鐘磬次
塤箎次琴瑟次簫遂排簫次笙鏞次舞前後合大
成兩通演則小大畢舉八音各盡其妙而樂之道
成矣

前件看得 大明集禮載塤箎各有大小考之
搗土爲塤作竹爲箎其聲相應故詩稱伯氏吹
塤仲氏吹箎又稱如塤如箎而周官笙師并掌

而教之也本官謂音雖濁細其取義大此正合樂記以埴箎爲德音之音之說但記云聖人作爲埴箎然後鐘磬以和故釋者以爲埴箎唱德音於始鐘磬和德音於終而此云先鐘磬次埴箎蓋一指制樂之意一指作樂之宜非有不同而埴箎之當重愈可見矣合候 命下行演樂官今後演樂如本官議

八曰崇樂教以興樂學臣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樂政而合國之子弟教焉是時樂德樂語樂舞學有師承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之奧下達閭巷是以治出於一而禮樂之教大行於世今之教者以詩書爲重而禮猶習行之間知其義至於樂則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誠有如宋儒朱熹所言者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以禮樂爲急特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者儒宿學分局講究其意甚盛也今可師其意於國學特設一齋或於禮部另立一局如古人所謂經義治事者先徵天下通曉之儒以主其教次令郡縣舉薦其實之通敏學之究心者

以補弟子員學成而後官之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果能精通樂經量定中試數名庶士有所勸樂得其道則樂經與禮經並盛樂化與禮化齊隆唐虞雍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伏望

皇上表章樂經使不混於禮經之中是樂一經久廢於前朝者至我朝而後大明豈非千古之一快哉

前件看得本官請國學特設一齋禮部另立一局先徵天下通曉之士以主其教無非欲興復古樂但往年亦曾欽命薦舉至今未聞有的

然知樂者可以應詔夫主教既無其人乃汎及郡縣以求補弟子員又何益矣

聖明德化感召固自有如后夔者出以鳴一代之盛區區漢以下邕勗逸照不足前稱然此恐非一齋一局所得也而又云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是廣倖進之門而開旁通之路必自此始且比年所稱冒籍固皆易詩書春秋禮經學之士也經一也在五經禁之在一經引之亦大輕重不均矣合候命下行令加意演習所請齋局似難更設

九曰纂樂書以廣樂傳臣按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則知樂之有經舊矣三代以降是書不傳今所見惟戴記中之樂記及周禮所存如大司樂之數章耳自漢及宋儒者各有著述如司馬遷之律術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熹之通解鍾律雖未必盡合古之經然亦可緣是以求原以臣愚意欲將數書乞命史官類成一書至於我朝所用郊廟樂音樂章亦做大明集禮之書編爲全帙庶幾學者得見千古之全與我昭代制作之盛顧不韙與

前件看得經所以載道也如其道存卽數言或附見已自爲足固不待重牘累帙又不待另立一書虞書教冑子之詞戴記之樂記周禮大司樂之數章是樂之經義也夫今世不傳者元聲耳而使重牘累帙另立一經又何補元聲之亡者昔宋建中靖國間陳旒著樂書二百卷載樂之道頗爲詳備又不特司馬遷有律術蔡元定有律呂新書朱熹有通解鍾律也且史官旣非通知音樂一旦命類成樂書亦不過重寫翻刻前數書耳於樂之傳何與至所謂郊廟樂音

樂章則既載之 大明集禮集禮固我 朝禮
樂全書也而曰做 大明集禮之書編爲全帙
誤矣合候 命下寢其所議

請謚疏

謹奏爲懇乞

天恩比例請謚以光泉壤事

臣係

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父王瓚由弘治九年第一
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年纂修大明會典
十二年充會試同考試官十六年纂修通鑑纂要
兼輯修對類等書十八年充 經筵講官兼

府崇聖堂教書又充

殿試掌卷官正德元年

纂脩

孝廟實錄本年陞本院侍講三年轉國子

監司業五年轉南京國子監祭酒八年改國子祭

酒十一年陞禮部右侍郎十二年陞本部左侍郎

十三年持 節封玉山王十五年爲會試知貢舉

官十六年改南京禮部管事嘉靖元年守制回家

三年四月病故于時臣母應氏奏乞贈謚祭葬荷

蒙

聖恩賜贈本部尚書給全葬與祭惟謚疏一節禮

部題稱另議至今未獲霑被臣竊念臣父歷官三

十年勞勩頗有可稽志節未嘗少玷臣今不敢縷

舉姑跡一二者方爲侍講不得於劉瑾史部題
陞春坊諭德管司業事瑾捏旨責妄引事例止
轉司業瑾誅始陞祭酒在國學朝夕訓誨諸生著
讀五經四書及誠敬等箴以廣明正學至今傳誦
及爲禮部侍郎值

皇上龍飛之初署掌部印講求典禮斟酌事宜整
竭心力至犯時忌因調南官事具明倫大典書
中卽此數事奉公守已亦槩可見故今身歿垂二
十年海內之人識與不識猶追稱不已嘉靖四年
溫州府學等學生員侯文寬陳昂等呈府請祀鄉

賢有四海師模一鄉表率之語本府知府鄭慕以
申巡按御史潘倣提學副使萬潮皆批准送祀以
勵士風此又以見鄉評取重公論倣歸非臣以父
子私情而敢爲過言也臣查得近年侍郎崔銑林
文俊及馬汝驥皆出身翰林歷官三品各蒙

賜諡臣父資秩旣與相同志行不敢多讓至於勞
勩比之三臣或少過之伏望

皇上念微勞於生前普同仁於歿後特勅禮部

查照事例賜以一謚則臣父有知猶得佩

國之榮臣雖無能敢不繼父之志願竭忠以成孝

普糜骨而捐軀臣不勝懇切祈望 天恩之至

九卿賀瑞禾表

地發休徵允協九陽之數天垂顯佑適當

萬壽之期矧由

帝籍之生成益驗神功之培植占

聖齡於有永歌

皇澤以無疆民物交歡臣工胥慶仰惟

皇上齋莊奉道誠敬事神體二儀之好生兆民永
賴順四時之成序品物咸亨玉衡正而泰階平金
鏡懸而乾綱運祖軒虞以建極丕颺清淨之風法

禹稷以明農懋者憂勤之實身雖處於 九重之
上心實運於四海之中每修玄範以祈恩恒荷蒼
穹而錫羨茲值角宿日纏之月寔維斗樞電繞之
辰化工默幹於鸞林元氣潛回於鳳野堯田事畢
禹甸功成忽騰寶籥之懽聲遂有瑞禾之上獻蓋
諸福之物自王都以漸被於八埏故百穀之昌從
天苑而先呈於千畝去歲已同於羲卦今秋復合
於箕疇毓秀凝和非惟昭

聖世豐年之兆應符協錄將以開

皇躬遐筭之祥彼東漢九穗一莖不過叢生於下

土卽西周異畝同穎亦徒創見於平時猶重當年
有光信史豈若今茲之快觀尤爲前古之稀聞臣
等叨列清班深慚素飽仰 九玄之澤幸依
天子之光上萬年之觴共祝

聖人之壽伏願

天休滋至邦本允寧膺

上帝之符後乾坤而不老立蒸民之極與海宇以
咸熙從今萬六千年茂紀大椿之歲自此八十一
本永占嘉穀之秋

九脚賀雨表

禮部等衙門奏爲恭 賀靈雨事茲者春夏之交
恒賜爲沴

聖心軫念民食爰卽內壇竭虔 躬禱重申

冥命遣祭 神祇其日雷雨遂興繼濛霖霖乃今
連晚甘霖大沛遐邇均霑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稱 賀者伏以至仁育物每勤歲事之防大德

格

天聿召時豐之應三農愜望九有騰懽茲蓋恭遇

我

皇上誠以有徵所其無逸察小民之疾苦罔俾一

夫之不安體 大道之冲和務欲四時之感君
懷旱乾之慮爰祈沛澤之滋渙發 繪音隨宣
寶範祇申衷赤秘叩 上玄禱於 天神地祇請
之 雷師雨使事有恒而弗懈非徒憂于敬於目
前心無往而不存固以運四海於掌上協氣旋應
轟雷載鳴屢觀油雲之鬱興荐覩甘霖之優渥化
工遍及倍增草木之欣榮生意潛孚頓覺麥禾之
暢茂物無疵癘人用平康方將病商禱之遲益以
見魯焚之妄聖人之德何以加焉太平之功於斯
盛矣臣等叨逢 至治瞻 慶澤之覃敷忝竊素

食愧恩波之枉沐敢不勉申消報小雪前愆庶幾
終荷海涵或成後効伏願十日之雨五日之風永
協豐登之兆九年之耕三年之積丕垂豫樂之庥
皇穹介福於無疆率土歸仁於有賴

擬守臣賀冬至表

代作

一陽初復丕昭天地之心千載重逢茂舉 帝王
之典畧移北陸 駕幸南郊福納踐長之餘誠申
對越之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化猶神運 道與時行 察景至於
幾衡上齊七政 履陽生於圭璧下辨九儀圖丘

樂奏而八風不好重室霏灰而七日未復得天
以推策 望雲物而登臺玩羲易於五爻中以自
考 觀周正於三統命以重申萬象忽其昭蘇四
方由茲交泰臣等天涯風俗驚心小鄉魯之邦江
上形容赧面古龔黃之職未能如席闡放獄安敢
效杜甫覆杯信眇眇以負霜嚴豈憐憐以愁歲晏
雪後臨丹壑共卜豐年朝來散 茶宸遐思光景
敬於添線之候用申獻穢之忱伏願 安靜以養
微陽 平易而知太始引善類頓令氣轉三春去
險人直使陰消五月接黃帝迎日之統與日俱新